

心灵漫笔

秋日

■韩芳

秋天是有颜色的——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跟春天相比，我更喜欢秋天。

秋天的颜色是让人心醉的。学校门口有几棵枫树，但我每天匆匆忙忙上班，根本来不及也无心观赏。有一天离开学校时，天色尚早，出校门左拐，我立刻就被那几棵枫树吸引住了。红色的枫叶间，晚霞映照，让人顿生一种情愫——那是紧张后的放松，是忙碌后的闲暇。路上有落下的枫叶，手掌形状，红得浓烈，仿佛诠释秋日的韵味。这一路红仿佛为我铺开一片红毯，陪我吟半阙词，陪我赏一季秋……

秋天的银杏叶子闪烁着诱人的黄色，

不掺一点儿杂，让人一看就特别舒服。南街村的路上大都种有银杏树。一到秋天，老师就开始布置关于树叶的手工作业。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在银杏树下捡叶子，看起来十分温馨。伞状的银杏叶子特别像女孩穿的裙子，一片、两片、三四片，可以做成一群跳舞的小女孩，很美。记得老家镇上的学校里有一棵百年银杏树，每到秋天，学校老师都会在树下拍照片，或站或坐，银杏叶落下，落一地的欢笑、一地的热闹。我总念叨着要到学校亲眼看看，可说了很多年，都没能去看。在我的想象中，银杏树下静心而坐是一种享受。树叶满地，恍若静止的蝴蝶。躺下去，是不是能感受到大地的温暖、落叶的温柔？我闭上眼睛，不肯从梦里走出来。

秋天的味道是让人迷恋的。

那味道不是春天里腻腻的甜，也不是夏天爽口的辣，而是酸中带甜、甜中有酸的。山楂是酸的，柿子是甜的，橘子是酸里带着甜、甜里藏着酸。秋天还有烤红薯、烤板栗的香甜，有葡萄、柚子的酸和甘蔗的甜……最让人迷恋的是桂花的味道，入秋之后愈发浓烈。一家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，连院子周围的空气都是香甜的。城关镇政府最里面的池塘边有一棵桂花树，我从院子外头路过，远远就能闻到阵阵花香。我所在的学校大厅旁有一棵小小的桂花树，每次上学放学经过那里都忍不住停下来，深深吸几口桂花香。记得有次旅游回来，我什么纪念品都没带，只带了一瓶桂花香水。那瓶香水放在家里，整整香了一年。我最喜欢在暖暖的午后，用好看的陶瓷杯子泡一杯桂花茶，看桂花在杯中沉浮，闻桂花醉人的香味。阳光透过

秋菊

■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

这世上的花，大多春暖时才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。开得晚的，到了深秋，也早已绿肥红瘦，充其量不过是万绿丛中的点缀而已。菊花却很有个性，从不趋炎附势、人云亦云。

菊花不是一夜花满枝。几天前我从它们身边经过仔细打量时，那细细的绒毛头发丝似的刚刚露出表皮，这才几天的时间竟“哗啦啦”全开了，比赛似的。那花，一丝丝、一缕缕，凑成一簇、连成一朵，好像美女头上扎了短短的马尾，散开着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。

那年去开封看菊花展，小鸟的鸣叫编织成细碎的霞光，洒落在一株又一株菊花

上，微微的风声和着雨后菊花的芬芳，轻吟浅唱。前边的幼儿趁妈妈不注意，挥动着双手挑逗着路边如珠帘般垂着的绿叶金丝，那神情透出一丝“计谋”得逞后的顽皮，让人忍俊不禁。我好奇地想数一数一朵花有多少花瓣，便对着密密实实的花朵看了又看，却无从下手。沿着小道边走边看，环顾四周，人眼的尽是绣球般的各色菊花，黄白相间、青红交错，争相吐艳，绚丽多姿。更有用菊花做成的高大造型矗立景区。只见造型之上，一片片金色、粉色、白色像一条条瀑布，从高处垂下，不见其始端，更不见其末端，只是深深浅浅的各种颜色夹杂其中，流光溢彩。

如此美景，留个影吧！镜头里的颜色

仿佛加了滤镜，深沉的更深沉，空灵的更空灵，使得镜头里的人一脸幸福地醉在秋色的怀里。

风吹过一朵又一朵菊花，花枝摇曳中营造了一个自己的江湖。江湖之内，恍然如时光倒流——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吟唱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；豪情万丈的鸟巢说着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……一朵又一朵菊花，在文人墨客的吟唱中风雅着。

我兴奋地在菊花身边，看它枝繁叶茂，花瓣纤细，花蕊如丝。我的心似乎被瞬间照亮，原来的忧郁和惆怅消失了。一切，是如此美好。

桂花留晚色

■七南

那天，我去单位门口取快递时，忽闻桂花香。已是十月下旬，难道桂花还在开着吗？带着这样的疑惑，我转身走向大门另一侧的那棵桂花树。桂花树腰身粗壮，在蓬勃的冠枝间，桂花成团成簇，尤其树冠上部，黄金枝上留仙粟，鹅黄累累，香味丝丝缕缕。站在树下，看着花，呼吸着它的香气，我在惊叹之余，心中亦涌起淡淡的惆怅。

在秋风萧瑟的时节，还有这样的花开灼灼，恰似风雨故人来，让人怎能不惊叹？世间草木万千，花开时节大都张扬，以容、色示人，以形、味撩人，或多或少带着一种侵略性的美，迅速引起观赏者注意，继而入心入肺。像玉兰、木棉，花开一树，在春日里美得惊心动魄；像紫薇、

月季，花色缤纷，在盛夏里美得缠绵悱恻。即使万物凋零的冬季，踏雪寻梅，琼枝疏影，亦是美得不容忽视。然而桂花不同，它不动声色，绿玉枝头一粟黄，美在暗处，香在无心处。

中秋前夕，和朋友在外边吃完火锅已近十点。皓月当空，夜色朦胧，草丛间有秋虫低鸣，我牵着孩子的手走在小区的路上。孩子突然说：“妈妈，黑夜好香啊！”我摘下口罩，果然有又甜又香的的味道。“是桂花！”我脱口而出。小区里种植了不少桂花树，以往花盛时，小区各处都能闻到香气。

这几日，我很留意身边的桂花树，除了单位大院里的、小区里的，我还到河堤上寻觅过桂花树。说来真是奇怪，桂花因品种不同，花期也各异。但是我细

细观察发现，即使同一品种也各不相同。有的花开灼灼、黄雪团枝；有的只见叶密千重绿，未见花开半点黄。即使同一棵树，也是热闹与寂寥参半，仿佛树身内部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。大自然真是神奇。

桂花带着香气，从招摇之山一路走来，跋山涉水，吹得满城芬芳。写桂花的诸多诗词中，我最喜欢辛弃疾的“少年痛饮，忆向吴江醒。明月团团高树影，十里水沉烟冷。大都一点宫黄，人间直恁芬芳。怕是秋天风露，染教世界都香”。这首诗并不出名，但意境甚美。在吴江边酒醒的辛弃疾忆起少年往事，明月下、晚风中，面对团团花影、缕缕幽香，将自己也淡化成一朵桂花，了却天下事。在他后来的词中，我总能隐约闻

窗户照到桌子上，光影斑驳。我翻开一本喜欢的散文书静静阅读，太惬意了。

秋天的声音是丰富而沧桑的。秋风敲打窗户，秋雨“滴滴答答”，任阶前到天明。这是秋天特有的声音，有年少的风光，有中年的落寞，有年岁渐去的感悟。这雨声，听在耳中，是一种成熟的声音，一种成长后顿悟的心声。在秋虫声声，人们把秋装换成了冬装，越穿越厚，走向岁月深处。

秋天的阳光是不徐不疾的。季节如人生。秋天的我们，已经走过半生，眉眼间都写满淡然，处事里都是温柔，面对问题不再困惑。秋天的叶子落了，秋天的果实熟了，秋天的风雨终会过去。每一个年岁都有秋日，每一个秋天却不一样。季节如此，人生亦如此。



国画 笑在今秋 李彦君 作

我的文学之路

心中有盏明灯

■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

初与文学结缘，源于一张包书皮的旧报纸。

上学时，我就爱写作。偶有小感悟或是看到大自然的美妙之处，总会随手写点儿文字。但我的文字仅限于写，闲来无事时自己翻阅一下，从没想过发表。当时在我看来，文章能在报纸上刊登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啊！那天，包书皮的那张报纸刚好是副刊版面，上面赫然印着邮箱和责任编辑的名字。我小心地将报纸展开，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文章，心中竟涌出一股投稿的冲动。放下未包的书籍，我猫着腰从纸箱底的一摞日记中抽出一本，精挑细选了一篇自己颇为满意的随笔，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，并发送到了报纸上标注的投稿邮箱。

接下来的日子便是翘首以待，仿佛盼着嫁出去的姑娘尽快快回门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那无比高涨的热情渐渐矮下来，失落、再失落，一直跌到尘埃里。投稿的事像一阵飓风，把我的心吹得七零八落。我慢慢收拾起凌乱的心情，抚平心湖上荡起的涟漪，回到生活轨道，相夫教子、工作生活、写写画画。

但喜悦来了。那天，我和先生带孩子到野郊的一片水域

闲钓。先生刚把鱼饵下好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迟疑片刻才接听，瞬间心跳加快：你是薛老师吗？我是报刊编辑，你投的文章被我们采用了……

我无比开心。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激动是这一生也无法忘却的记忆。它像一盏明灯，引领我推开文学之门，走进这片广阔天地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我不再满足于写小随笔、小感悟，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、辛勤地创作。《唐宋词》《李清照诗选》《古诗十九首》《诗经》，这些古典诗词像琼浆玉液，让我沉醉。后来，在几位恩师的指引下，我又迷恋上了现代诗。那短小的形式、深远的意境、凝练的文笔让我深深着迷。写得多了、读得多了，才越发感觉自己的浅薄。多读、多写、多思、多悟，方能触摸到文学的脉络。

如今，回望这条走了十多年的文学路，我感慨颇多。我付出过，也收获过。如今，我对发表作品已没有了第一次的激动和惊喜，而是多了坦然和敬畏。愿文学这盏明灯能照亮我人生的每一个角落，留下星星点点的余光，给自己也给读者些许温暖，这便足够了。

生活 哲思

与自己相处的一周

■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

与自己相处的一周，怅然若失。因为平时太过忙碌，以至于突然要用一周与自己相处，便感无所适从，不知如何打发这大把的时间。是蒙头大睡？还是纵酒狂欢？还是走马观花？还是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吧！这样独处才会让心灵充实。

与自己相处的一周，随意邈邈。因为作息是混乱的：晚不睡早不起、头不梳脸不洗，吃了早饭就开始盘算中午吃啥、晚上吃啥，以至于想到《枕草子》里“洗头，化妆，即使在没人看见的地方，心中也十分快活”这句话时竟心生惭愧。

与自己相处的一周，精神愉悦。把月底考试的书扔在一旁，去重新刷一遍老电影和同名小说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《阿甘正传》《教父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心灵捕手》……工具箱解决实际问题如功名利禄、身份地位，文学书解决的是梦想问题、心灵问题。不论怎样，都开卷有益。

与自己相处的一周，厨艺精进。做馒头、麻酱千层饼、葱油饼、茄汁手擀面、土豆红烧肉，还有杂粮粥。家常的饭菜才是人间最美的味道。首次尝试，我居然也做得有模有样，色香味俱佳。

与自己相处的一周，恍然若梦。习以为常的节奏并不牢固，轻易就被打乱。不过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才会让人发现生活就是生活，别无其他目的。生活不在别处，当下即全部。

与自己相处的一周，又像是与自己拥抱。独处前与独处后的自己是不同的，如同读完一本书和未读一本书的自己是不同的一样，在时空中不断蜕变，一步步退向内心、退回本质。

不知道你有没有与自己相处过一周，连屋子都没有出过；不知道你有没有像我一样，也会有一些难以言说的小情绪——不愿被打扰，又极渴望被拥抱。或许只有被特殊的经历碾压过才会明白：温暖的阳光、清新的空气、纯净的饮用水，还有良好的品质，才是我们长久的必需品。



说“深入”

■孙建磊

深入是个热门词汇。深入乡村、深入社区、深入企业、深入一线，还有深入开展、深入学习、深入贯彻落实等，这些深入，真的深入了吗？

深入这个词，个人第一印象见于深入生活，常用来表示作家为写作而走出书房、走到群众中获取素材。作家的深入，时间上不只是一天，行动上不仅仅是走走看看，见几个人、谈几句话，要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像群众一样生活、工作一段时间，才能真正了解，进而有所感悟，写出好文章。

回头看看，很多新闻稿子里的深入一线、深入开展，真的深入了吗？显然不是。只是按照上级指示、文件规定开展

的正常工作。那么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深入呢？物以稀为贵。这恰恰是很多人和事没有深入，浮于表面、流于形式。我们的内心渴望深入，向往认真、踏实和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的工作作风，进而用深入展现一种态度、一种期望。

用深入表达要求、期望、态度是合适的，用来形容许多工作中的人和事就夸张了。如果一到社区、乡村、企业就是深入，把深入当什么了？让真正的深入情何以堪？如果用得太滥，深入一词就会变味，成为花里胡哨、人云亦云的形式主义的装饰品。

群众不是好糊弄的，也是不能糊弄的。少用些深入的词，多干些深入的事。

柿子树下的美好时光

■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

幼年时，我这个农村孩子很少见到香蕉、橘子、苹果之类的水果，最常见到的是枣子、桃子、桑葚等。我家有一片柿树园。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柿子树下度过的。尤其到了秋天时，我就可以美美地享受红彤彤、甜滋滋的柿子了。

当春风吹绿我家的柿子园时，柿子树上那散发着清香的小花便缀满了枝头，像一个个小铃铛似的，很招人喜爱。随着花蕾的长大，柿子花落满地，一个青绿色的小柿子慢慢变大。随着夏风的吹动，小柿子开始慢慢膨胀。可能是你挤我抢抢占位置时，有的小柿子被挤落下来，滚到地上。我如获至宝，把它们一个个捡起来，装到衣袋里带回家去，再倒进竹筐内，让姐姐把它们串在一起，大的做成项链，小的做成手镯。姐姐做好后，给我戴到脖子上、手腕上，我就跑到大街上和小伙伴们比谁的更好看。

炎热的夏季，柿树是孩童的乐园。每到周末，我们三五成群地爬到柿树上捉迷藏，像小松鼠一样在树枝上来回乱窜，一会儿抓住树梢，一会儿像荡秋千一样悬在半空中，玩得特别开心。当时我是最机灵的，从来没有人摸到我。

我的绝招是胆大心细。捉迷藏的人被蒙着眼，只能往前方摸索，而我总能在第一时间躲闪到他身后。

等我们疯够了，像小燕子般落到地上时，小伙伴们便相互指着对方的裤子哈哈大笑起来——可不是，有人的裤裆破了，有人的裤腿上被挂出了洞。

我家柿园里的柿树枝叶茂盛，树下非常阴凉。有时，母亲便领着我们姐妹几个睡在柿树园里。

转眼，盛夏已过，秋天来临，那一棵棵柿树仿佛一夜之间脱去了墨绿的夏衣，树叶渐渐变成微黄色，青黄的柿子挂满枝头，随风摇摆。我真想摘下一个尝尝鲜，却也知道柿子不熟透是不能吃的。

为了给我们解馋，不等柿子变软发红，父亲便从树上摘下满满两竹篮，放到红薯窖内。然后，父亲会找来一根细绳子，把捆绑好的麦秸或豆秆点燃，一并放到红薯窖内，再把窖口密封好，隔三岔五再放进去一把火。到了第十天，父亲一大早就把红薯窖口掀开让其散发烟熏气，把两竹篮子的柿子用挑水的扁担勾上来。这时，青黄的柿子已经变得红彤彤的，馋得我们姐妹几个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不一会儿，我们就消灭了一半，父亲就把剩下的柿子分给了左邻右舍。



我家的柿树园紧靠沟壑。沟壑里的水清澈见底，那些小鱼小虾吹起的小泡泡像一粒粒珍珠，引来无数小朋友嬉闹。到了秋天，伴随着各种鸟鸣的歌唱，这里就成了一个游乐场。

我家的柿子有早熟的、有晚熟的，从农历七月到农历九月底，我们全家人都在围着柿子忙活。父亲和奶奶更是忙每天都忙着浸柿子、烘柿子——把新鲜柿子装入坛子内或水缸内，倒入温水把柿子完全淹没，把缸口封严实，闷上几天就可以吃了。果肉脆甜，这是浸柿子。把柿子放进红薯窖内或是埋在谷糠里，过上一段时间，让它完全变红变软，这是烘柿子。烘柿好看又好吃，吃的时候揭开柔软的外皮，立马露出又软又糯的柿泥。张开口微微吸吮，一缕香甜瞬间沁入心脾。

父亲要把浸好、烘好的柿子卖出去、换成钱，贴补家用。父亲把熟透的柿子装满了箩筐，趁着天色蒙蒙亮就启

程了。哪里集市热闹，父亲就往哪里去。到了黄昏时分，父亲才赶回家中。连续多日，父亲早出晚归，终于把这些浸柿、烘柿全部卖掉了。

一天晚上，父亲喜滋滋地说：“小梅呀，快过来点点钱数。除了六块五的本钱，剩下的就是卖出去的柿子钱。一共三小兜，你把它铺平整，算算一共多少。”

我把面值不同的钱币分拣好后，一查十张好算账，一共108.63元。我兴奋得跳起来。这些钱足够我们全家几个月的生活费了。母亲高兴地说：“这十几棵柿树就是咱家的摇钱树！等明年柿子丰收了，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。”

看父亲母亲高兴，我趁机向母亲要了两角钱，说要买一本崭新的作业本和一根带橡皮的新铅笔。一向给钱都不利索的母亲竟然破天荒地直接抽出了钱给了我，让我心里直后悔没有多要点儿。